

集部

儼山集卷五十

明　陸深　撰

序十四

書輯序

前代書家之論著洋洋乎何其備也大抵文過其質寡要約焉予之輯此也擘百氏之菁華示一藝之途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微辭奥

義獵取韋聯既已成篇似為已出不幾於掠乎若夫一章之中畢還衆善則令古迭形難以倫序尤乖櫽括之體今故會萃諸家首條品目庶幾博洽之士知所由來云爾

書輯後序

予少溺志於書無傳焉而未有所得也頗喜考尋前人之遺論纂輯既久恍乎若有以見其指意之所在而亦未敢遽以為是也中歲以來抱詞賦之悔不復數數然

正德戊寅假館老氏之宫新凉病後再加删次深懼古人之法不盡傳於將來也昔人有言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嗚呼余亦安敢少哉

送沈員外歸省序

沈君仁甫副郎之積勞六年也疏以歸省請上若曰其如故事吏部覆實以聞俞之遂特給賫楮廷辭而還吾鄉之士大夫皆來諗于余曰仁甫不宜去今上新政

百度更始賢才焦勞時也巖穴之下思奮頁一藝者畢呈況如仁甫者獨得優游遂其私於若時乎是一不宜去昔仁甫為主事也其屬衆其事分猶可逸也今副郎矣衆者以一分者以萃當兼晝夜為之因其職也是再不宜去又況仁甫刑官也民失其教罪戾沓冒輦轂之下大抵尤甚思得執法明刑者雖百十仁甫猶將少之是三不宜去太保閔公以其才也屢用之以裨左右遇知已又一時也是四不宜去仁甫皆不顧焉以去不幾

乎薄於君篤於業懷其實以負於所知者乎余曰否仁甫之去無不宜者謂不宜去者愛仁甫有焉非通於情者也人之情未有薄於其親而厚於其君者也況其他乎昔者温嶠弼成江左后卒不償其功徐庶辭其主於國事倥偬之日至今以為得事君之體夫二子者當其時也各有所急及其獲乃其所緩君子亦量其情而已矣所忠於不情者謂其不可以訓也若仁甫者自始登進士尊翁即背養夫不及養其父獲其母是其情已難

安矣又况越在數千里外無他兄弟為侍獨能一日安其情耶維我朝以仁孝立國著在甲令闕曰有六載不歸者例得解職暫還仁甫不於此時闕何去衆皆曰諾遂請為贈余與仁甫通家兼有世好知太孺人春秋方鼎盛又賢也望於其子者匪獨一歸省之榮而已仁甫亦思所以孝於親尚有大於是者乎誠有之是宜速來去而不來始無以自解於衆口矣仁甫亦曰諾遂為叙

梅林蕭先生詩沈生銓既刻之嘉禾余既序之矣陳生憲復裒為此集復徵予序銓憲皆嘗學於梅林夫學者於其師之言行惟恐不致詳焉况於其成章者耶此集之所不容自已而亦非梅林之所能禁也刻成予卒業焉歎曰有物於此為世共寶然祈人之愛弗可得也有物於此為人鍾愛然祈世之傳弗可得也是故黄金白璧世寳矣㢘夫或睨之而不顧髙官大爵人愛矣貞士或推之而不居寳斯愛愛斯傳者惟文章為然凡以有

定價也定價云者抑之不能使短揚之不能使長得之足以致治失之足以召亂一時之所未融萬世之所必白者也茲集也本之性情而足以考見治亂興衰之故學者有興觀焉梅林冲遠高簡不隨世汩沒其為詩淵源於魏晉而涵濡於唐人之風者甚深故其所就亦非世所得而抑揚也信哉寶斯愛愛斯傳矣陳生曰以憲之所睹記不可誣也請書為序

縣侯張八峯膺奬序

嘉靖辛丑歲八峯張侯以名進士令上海再及朞矣適監察御史高君奉璽書按吳越間覩侯之政有成也將以聞于上先下檄奬之邑之諸寮以御史知侯之深也信之其詞曰持守謹確幹理周詳清宿弊而邑政新敷實惠而人心悦蓋實録云於是邑士大夫咸信之外邑之士大夫亦信之惟邑之民以侯之聲望起而將去吾海也則又慮之深方蒙恩歸田會見其事乃喜之蓋喜侯之獲乎上信乎友感乎下而才賢之將得路也貳尹

何君實文君觀光李君中允慕史陳君相相率來請為賀惟我皇明建官經國法意相維是故以公論付臺諫以民社寄有司良有司盡職于六官以當臺諫之激勸故天子高拱穆清之上而四海之治成矣詩書所稱何以過此雖然此有毀譽焉此有明闇焉古諺有之受君子與則多榮惟御史公惟侯誠相濟以功業則我朝之法意具存而漢治之循良可幾也固宜賀顧吾邑在東海之上地僻賦煩歲供至數十萬而非時之需不與焉

邇年以來民日貧而風俗日壞天下稱劇而令尤難侯
之來也宰輔實以難邑試侯而侯不動聲色處置有方
若解牛破竹然百事就理人徒見侯寬大之規模與豈
弟之治理而或未知侯之有本也大抵有諸中則外施
無不宜有所養則外應無不當語曰本立道生御史固
廉得之矣憶昨戊戌天子臨軒策天下士於廷深以職
事克讀卷之末偶覩一對甚佳竊以為此他日宰輔之
器自閣老而下相注目焉深私識之及啟封廷唱則侯

也令世學術高者纂宋儒之講議務為攏挏之詞以諱也其下者則獵取腐爛時文之語以合程式君父前殊歟大觀惟侯之文超然遠邁直攄胷臆於藹然忠孝之風其大本已如此是科兩主司為顧文康公未齋張少宰甬川皆予同年又同在館閣每詢之必擊節以為然夫學與政通則侯令日令海之政特一斑爾是殆未足以盡為賀也何君輩固以請深方欲論次侯令海之尤難者庚子之秋海沙盜起兵犯太倉勢甚張邑且剥床

士民望烽煙而奔竄者巷陌相屬呼號之聲與風俱烈
時丞佐咸闕以一身當之飭兵食謹瞭探馳驅鋒鏑之
間而戎務悉備賊幾及境若望之而退者百萬生靈賴
以袵席侯固吾海邑之長城也此尤宜賀御史專理鹽
政詞筆所未及深將附御史欲併以聞于上何君輩咸
拜下曰此實等之所未知也遂書為序

送王君世熙授職南還序

王君世熙八九歲時默誦書傳歷法甚習長老以為奇

其自少警敏如此少長為舉子業輒有奇語遊泮庠既而以為不足為乃棄去從豪俠士日夜飲博千金一揮不難也其雋爽又如此余家與世熙家鄰也頗憶其少事又與之同遊泮庠故得其人焉比余竊禄走兩都别世熙且五六載世熙亦已三十餘矣乙丑之歲會于金臺執手敘舊殊非曩之王世熙也日居小樓讀書自娛足不履戶限外客非相知罕見其面周旋曲折動合矩矱何其爾雅儒者也蓋郡邑以陰陽訓術薦起將世熙

別後從事於天官之學而有得耶不然一變至此何其美也大抵天官之學上窺消息之妙俯察流峙之機中稽人物之變類非麤心所能勝也世熙脫壯年之習以返儒者之故其為不負此職也明矣雖然是學也本吾儒者之事窮理盡性則得之矣自史遷作天官為日者立傳始裂而外之後世往往取其恠誕不經之說風角占驗之術附會砌合自成一家而聖人齊七政授歴明時之意遂微蓋二千年於兹矣世熙自少即有志於歴

法令果以是進用儻能推明尚書之旨以復還吾儒者之舊而不以術自小焉則又豈非其善變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余有望焉玆奉部符南還將以涖政也吾友郁行人希正舉其職以告之盡矣余獨愛世熙之屢變以趨於道也故復以是贈之吾邑種竹主人者世熙之師也雲谿居士者世熙之友也兩人者皆予之知已儻問我為謝之曰脂韋甚矣往時坐竹所據溪上臨文賦詩自得之氣十失八九若余則為不

善變者也於世熙之還也寧無慨且愧乎

送果先生閩省校文序

科場取士得士之高下視主司主司亦以所得之士自驗其高下是故聘必於名士大夫士大夫亦以得聘為榮歲在丁卯今上改元之二年秋適當天下大比於是果應閩省之聘先生浙產也而校文於閩閩浙壤相接也文相上下也閩之必欲得先生而先生必不薄閩而不為也已夫以今同文之世而先生知文之深無不可

者顧亦何擇於閩哉閩山水奇絶靈秀所涵必有瓌瑋磊落之士將待先生以收之或有右於他方者矣吾聞閩有佳實號茘子者味甲天下今之適閩者口不嘗茘每以為恨夫天地清淑之氣鍾於物為奇品鍾於人為奇才適閩而不食奇品猶以為恨況適閩而不得奇才者乎且茘子之味不過美人口腹況人才可以美皇猷美天下相去又萬萬者乎先生必加之意矣他日閲鄉書見名士满紙則可以為先生賀得閩士為閩士賀遇

先生而聘者不失人是亦可賀矣先生行哉深請俟之

錦衣千户陶君五十生子詩序

產子何賀成孝也或曰禮無賀余曰不然古之君子其心必於人倫是厚其為教也必以厚人倫為本是禮之所由起與協於義以合乎情故無得而泥焉人之有子也由吾而上不知凡幾世也得以續由吾而下不知凡幾世也得以引吾而續之孝有承於前吾而引之孝以開於後其於人倫不已厚乎古之君子必將歆艷揄揚以

成之惟恐後聖人不著之於經者常之也事皆由常多不見其迹惟有出於常之外者則其歆艷揄揚之情殆且過焉而不自知者勢也苟不害於義以咈乎情獨不得附於禮之遺意也哉若吾陶君以五十之年始有克閭之慶情慰於久望孝立於幸成其賀之也尤宜凡今之君子起為陶君賀者余推其意以為有合於禮也陶君吾故松人也由先世北徙至君起家為錦衣衛千戶余以里閈故獲識君毘梧偉傑心固異之繼聞君談兵

事絲理派分有源有緒又異之最后見君上天子封事一帙鑿鑿時政失得益異之其先悉疏令錦衣衛之宿蠹巨害積數十年者將以陳之於上令夫各覆所司之短以成輔車之勢者世之通患也在武弁為尤甚陶君知明而勇達奮不顧私一旦慨慷累數百言有人所隂諱而私忌之者求之儒紳亦難矣於是異之不已乃退而歎曰孟子稱始作俑者無後惡其不仁也若陶君其必有後矣夫令果然將非一念之仁所感召與由是見

天理不爽之妙且以幸余言之偶中也遂不辭而為之
序君名淳字克清虛子之辰為某年月日云

儼山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五十一至五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五十一

明 陸深 撰

序十五

送光禄卿張南山先生致政序

皇帝青宫之臣最舊者宜莫如南山先生焉先生起家中舍明年召直文華殿累遷至光禄寺卿四十有餘年矣中間嘗佐天官叅大藩登容臺實未嘗去文華一日

也是故最舊昔人以一生仕宦不出國門者為榮且幸
於先生何如也先生工書翰富文藻長箋大幅幾徧海
内人爭寶愛之雖兒童婦女皆知有先生焉是故於宫
僚又非特故舊而已今上既光臨大寶先生年且八十
矣抗章請老上念其賢且舊為特允之又以給驛請復
允之蓋異數也昔人之歸道出上東門外觀者歎息再
三曰賢哉彼固見幾而作者耳人猶賢之遭逢明聖晝
繡而還於先生又何如也竊嘗觀造物於人若故忌之

吾不知其何理也長於文墨或累以政事使之不得盡其力享有聲譽或終其身與之焦勞焉其於功名之際尤所吝惜竟不多使之完以去也於先生獨不然鳳池綸閣之上未嘗有簿書之擾姓名滿四海未嘗一日輟賦詩飲酒之樂金紫纍纍歸而為江山風月之主載籍所稱如先生者寧有幾人哉而先生身有之未必知其榮且美若是也自今之觀於先生者不知何如其景慕歎羨耶又安知後之觀於先生者不如今耶雖然世未

必盡如先生也蓋其文以書掩才猷以髙暇掩令所稱者幸其緒餘耳深嘗得先生一事於隱微中真可以立頑而勵貪也方孝宗萬幾之暇雅意文事多所述作每一書進御儒臣類有陟賚酬勞也先生修詩海珠璣成例得進階乃獨辭免由是觀之其廉退之節所可傳者又於是乎在是豈偶得於天而徒有所享者哉深少聞吾松有二張先生者博學洽聞人望也蓋謂東海公與先生爾不幸生也晚不及遍遊諸老之門愧方登朝而

先生又去矣考德問業將安適從能無眷眷於懷乎故受命於長者之前濡筆為敘云

送沈西津憲副赴陜西序

按察使之制視都察院故曰外臺臺以司法也其設官視内臺畧降一等其貳亦有副有僉自按察之副而副御史大夫亦再遷而已其有卓異者或遂遷固非特以其官而已矣亦其道之易以行也副使之職總持法令以振肅寮屬專之者刑獄也有平反之道焉視刑曹理

寺吏之貪廉才不肖得坐而進退之視銓衡有兵戎之寄者視司馬有學校之責者視禮曹國監獨錢穀不與焉則又取於才之備也吾友沈君仁甫自刑曹郎中遷為陝西副使上將有意於仁甫而大用之而將藉是以為之階也雖以仁甫之才亦將階是以為之地也而自致之大用也秋官張君九苞屬予贈之蓋予三人者其居同里其學同業同朝同為世嫺而予又職文也當言夫言者行之標也知者行之宅也孔子曰有德必有言

易曰知至至之謂言與知之重也故言而不能行者誕也知而不敢行者弱也非言與知也天下之大業存乎人成天下之業者存乎學擬之而後言致之而後知斯學之道也仁甫長於論議而明於理名位所極宜仁甫之自有者矣獨念少與仁甫同業時遂有斐然之志既而以言後先見録中遭棄置兼罹憂患杜門家居者有年矣得從仁甫益辯天下之故考求古人之迹以合當世之變其成敗利害若有可言者矣今上起廢之餘予

尚無所於見而仁甫固得行之也豈非予之願哉雖然言之難孰與知之難也知之難孰與行之難也議論他人之失得孰與我之自見之行也行矣而不槩其所言至忘其所以言者而變之而復以近似之一說自諉則予誠誕漫無稽而負仁甫多矣今陝西督學則朱君升之備兵則張君廷紀二君盡予之所交而當世之望也仁甫往參其間相觀而善陜西按察之政必將為天下冠矣予又當書乃序以別

為巳方序

予喜手抄書方時少壯夜寒鑪炙不廢汎頳今五十有六年矣衰病乘及乃喜抄藥方予外病病齒最先最甚故抄方自治牙始其次病目而扶衰之方兼抄壬辰春寓榆關久間從諸生借書消日因得寫此嗚呼掘泉止渴求救目前此予一人之事也杜門集方遐想舊蜀此予一家之事也因題曰為巳方而序之

送縣侯曹孟輝入覲序

令制凡以四季之年元朔皇帝御正衙大受朝賀而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京尹岳牧郡守與州縣之長吏罔不精白一心以承德意而異政奇蹟畢以宣揚明廷士大夫往往乘此以赴功名之會而治理於是乎考成焉明年壬辰適當其期而上海令曹侯孟輝治且三年矣遂以上海之異政奇蹟以獻于上先期戒行士民攀留之不可得各次第送之十一月某日縣之丞尉送之既而請贈深適有晉陽之役不及與祖餞後乃颺言而問

之曰曹侯之治海三事踐矣六條舉矣百里之内熙熙矣是行也當受上賞必矣於是李君申作而言曰侯吾鄉達也申也賴侯之教水土以平橋梁以建使民不病於耕涉三四年來民用有秋而生齒日以蕃息深曰敏矣夫是之謂惠而不費黄君貫惠君應繼而曰自佐侯以來徵科有度出納惟允貢賦給而民不擾吾等惟蚤夜是覲是法㣲侯貫應不及此深曰恭矣夫是之謂寛則得衆王君徽又曰徽西人也未諳南土軍鹽之劇侯

嘗命之曰惟嚴而恕可以集事徽是以不懲于政深曰直而溫寛而栗兹臯陶之令聞也主簿張君相又趨而前曰惟侯總政惟尉司刑刑之不中政從之隳矣相也先后左右吾侯又安敢戾和以罔法深曰欽哉恤哉感而後有應也夫是之謂錫類典史陳君相則執爵以揚於衆曰侯吾師保也相將從之于邁矣侯有德有才相無望於萬一萬一相有少懲則貽侯之羞相敢不殫志與盡力深曰慎矣斯事長事貴之道也夫政有體為政

有序得其序之謂禮被之聲音之謂樂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觀於此則侯之德政可知已是寅協之衷也仁讓之化也遠大之風也文華之實也治功之成也而君臣之倫朋友之誼於是乎在即此亦可以獻於上矣令天子神聖方以道化天下而尤加意於畿輔之臣侯當受上賞必矣因録為序以賛侯之行

顧母李孺人五十壽序

東川顧君世安先大父筠松府君之甥草堂先生之孫

省軒翁之子也其配李孺人江灣之舊族也有賢行實佐世安以承顧宗族黨稱焉一方之人咸以為兩美並世二氣咸和真一家之禎瑞云乃生六男子三女士而顧氏之宗益以蕃矣世安博學多才藝以明醫事今上為御醫領内局有天下之望而孺人附之益以顯矣冬十月十有六日為孺人初度適開六袠媊戚媛姥捧觴稱壽者擁戸欵扉一方之人又以為五福駢臻一家兼備蓋天下之禎瑞云古稱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

和畢應此類是已而孺人之壽可量乎于時仲子從德率諸弟從仁從義從孝從悌以告曰吾父母之賢惟伯父知之亦惟伯父能言之從德等思所以悦母而慰父者伯父豈有愛乎予諾焉憶昨戊戌之歲予有四方之役不及為世安壽心甚恧焉盍少遲之以同壽可乎乃諭之以族令年世安奉命使江南得便道過家適及其期此殆至和徵應天之佑善蓋如此乃製為三祝之辭俾從德輩歌之孺人中坐聽之其心有不悦者乎悦則

壽進而五十蓋其初階也歌曰望東海兮西池氣氤氳兮光陸離門有霓旌與雲旗君恩渥兮湛露斯吾父壽兮吾母與之俱枝連理兮案齊眉再歌曰奉慈闈兮紫玉觴翠雲帔兮黃裳儼中坐兮高堂庭有蘭兮愛日長八千歲兮春復秋誕欣欣兮樂康三歌曰飈斕斑兮簫管舉紛拜舞兮兒與女龍之孫兮鳳之侶倚闌閱兮崢嶸去帝庭兮尺咫義方朗兮慈顏開澹逍遥兮容與歌既畢風氣為之暄妍天日為之朗霽不知蓬壺方丈竟

何如也乃復進從德輩而告之曰孺人與吾家梅溆人
猶姊妹也予視汝父差長一紀則兄弟也是故其情密
其分親不獨譜系著稱吳下也嘉靖辛丑予之乞歸汝
父送之潞河之上信宿而别别復執手曰吾邑風化孝
弟宜先感動誘掖仗兄此行予感其言而愧無以為報
也予少事草堂先生文采道德照映一世兩典大郡為
時名臣筠松府君晚蒙聖恩贈官至詹事學士二老
相驩相敬愛予今老矣猶歷歷記之先姑之舉世安也

府君實命之名曰定芳令日為李氏之甥者尚當為陸氏之甥否乎此汝父所囑之孝弟也於令壽母見之矣惜也汝兄從禮方以詞翰直内閣不及與斯舉儻轉以予言達之則孝弟之風遠播而世澤之垂永永矣因録為序

封僉憲頤菴潘公八十壽序

東海之上蓬萊方丈之境接焉人多壽考海上之邑環六七百里中涵江湖之秀故多文獻土脉膏沃風氣完

固又多長者我朝文教四訖其在吾邑涵養休息者幾二百年是故俗益淳氣益厚仁壽之業益以宣朗乃若當一方之盛以享五福之全則頤菴先生潘公其人也公朴茂誠慎儀觀有顒自一言一動之間具有規矩品式内外族人賴以師保少負美才有經綸天下之志退然若不勝衣甞一仕項城尉屬當時艱修繕城垣平允刑獄惠政大著而項城之人亦父母之既去猶思而公口未甞言功悉卷而懷之故一方之長者莫先焉公有

四丈夫子皆身所為教長恩曰子仁次惠曰子迪又忠曰子蓋季恕曰子行蔚然詩禮之澤子仁既登甲科馴服大僚子蓋歌鹿鳴以起子迪子行皆績學橋門光彩照映故一方之文獻莫先焉壬寅之歲公壽八十十一月廿有六日其初度也適子仁以四川參議遷山東憲副還乃率諸弟捧觴為壽公以子仁貴始封憲僉初階奉政宸奎煥然牙緋儼若安坐一堂之上斑斕滿前蘭玉就列望之者以為神仙而吾邑真蓬萊方丈之境也

邑之親朋皆相約稱壽匯幣牽牲傾動城郭又一方之盛事抑亦百年之所未有也中書舍人趙君元伯請書其事以傳予方南歸實倚公為重乃序之曰凡壽敬高年也敬高年敬其人也是故君臣父子之道系之人倫經綸禮樂之業本于人事盡倫以舉事此世風之攸關引而長之稱壽之所為重也夫善莫大於錫類錫類莫大于忠君忠君莫大于體國我朝帝業度越千古雖然所藉以為治安者人才焉爾矣若夫訓成作養之方則

天下之賢父兄也惟公善端未易枚舉而諸子乃能發公之藏以需國家治安之用類孰大焉子仁奮迹州郡歷典大藩方當一面之寄忠誠體國柄任伊始子迪兄弟鼎起甲科同心共濟益振潘宗當為荀氏八龍又進而與元愷並傳豈特一方之盛美已也予故論次其大者以復於元伯儻以為然請為公壽謹序

江東藏書目録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覵覵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

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残本不售者往往亷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童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録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編入

理學括要序

理學括要凡六卷禮樂之具性命之説萃焉元故龍溪書院山長樂安詹先生道存所著而其從曾孫東魯君所編次以刻之松郡者深郡人也使序之曰自昔聖賢其志廣其學博其守約志廣故欲以成天下之務學博故必以周天下之故守約故嘗不外乎此心之神明蓋非約不足以該博非博不足以濟務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也顧行之之序則由身始孟軻氏沒而世儒以功名就世者往往不

知約之守而惟博之務其道則雜未能至於博而或施之應務其術則踈故君子之學鮮矣先生生當濂洛講明之後而又吳文定公之鄉也其學有宗旨大抵本於人倫日用之常以推極乎陰陽造化之變讀是編也可謂有斯志而又有斯學者矣惜也未見之行爾而若有待於今東魯君也君名崇辛未名進士出推一郡者行始也

儼山集卷五十一

儼山集卷五十二

明　陸深　撰

記一

浮山遺竈記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產石炭勝他産而所産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

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召其土人問之土人曰然又問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實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吾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論小大家家置一鑪焉當户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熖熖然光氣上屬天爲之赤至于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悟而未有以發也遂

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為此
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
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想夫茹毛飲
血之外日出而作爾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
況鴻荒初開林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機猶
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
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
世所謂焚膏繼晷爝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

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宫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為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徽守南侯復役記

徽父老鄭廉等言於深曰徽郡於江南據大鄣之麓俯

視諸郡地瘠民力於諸郡特劣而饒富之名顧不後諸郡是故號難治治之而得民心又難也南侯之治徽三載矣善政以十百計最得其民心者復役一事尤鉅於徽蓋百世功也徽之民自是有子孫矣徽之民自是有田廬矣徽之民自是有殖業矣侯之功安可忘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太平實首善之地比於漢之三輔南陽故凡糧科力役獨加優厚若湯沐云近有桀黠者巧為規避視吾徽猶壑也先是蕪湖役夫使徽代之

繁昌祗候使徽又代之當塗之民復謀以南京兵馬司弓兵凡四十八名歲以銀計者數百改派於徽徽弗堪矣由是歙休績祁黟婺六縣之民交訴於朝事下撫臣都御史毛公馳檄屬郡議其便不便者於是池寧安太四守臣會于廣德太平林侯議曰太平屬縣地當衝要水則有遞陸則有驛使符旁午客之貴且重者每一接待凡費三十金或五十金其下者且十金徽僻處獨無此改派便南侯曰不然國初都南故雲貴川廣五六省

使道必經采石荻港支應為難未聞告乏今朝廷在北諸道使客皆由西路豈昔有餘而今反不足耶且太之糧畆以升計徽之糧畆以斗計自昔經制者固已權輕重於其間矣近奉部符調發凡坐派若干凡灑派若干視他郡獨多定額之上供者每歲計銀三萬兩有奇而不時之需大工之具不與焉徽煩矣改派不便林侯曰徽善賈多富商是民力有餘也改派便南侯曰徽地狹民不容居故逐末以外食商之外富民之内貧也徽近

多盜内犯則外移外犯則内索大抵明于法則務傷養其成則滋害皆吾民也實弊矣按㑹典則户口之耗者且半凡皆役之重也役之重民之貧也太之户口視國初不及者才三之一顧可謂徽富而嫁役乎於是林侯語塞議上毛公亟是之而改派之役罷徽之民得復舊規用是以和深聞之曰善乎侯之治徽也其辭不费而利則溥矣其事不煩而民則洽矣其心不黨而隣則睦矣其功不耀而風則遜矣雖古循良䓗以加此適侯有

考績之行因録為贈將以聞於當宁并以慰愬徼人之心

銅鼎記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寅三月巳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兹乾坤乃作銅鼎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之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讀之愀然憐岳武穆之寃忠而鄙其當時君臣之所為若是棄而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又慨然思得若

武穆者之為將而又恐有若檜者以害武穆之成功乃發憤即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而以所得鼎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鼎足間若伏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羣者矣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載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為百世之勲也觀鼎銘所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耻之士道盛德於前誇成功於後者何限也抑孰知

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於鐘鼎刀鋸之所及者而况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為善也予嘗道西湖拜武穆墓下睹所謂南枝樹銀瓶井焉又一檜樹中剖而植其前固亦謂之秦檜也疑皆好事者所為又聞湯陰有武穆祠户外鑄鐵為檜拜焉凡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輒持笞箠踣擊鐵檜或十百千數皆如所祝輒得福事雖涉恠誕於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為風霆照為日星

形為川嶽眞有不隨生死古今而變者則玆樓也謂非武穆之所饗耶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文潔名澄別號竹泉有子曰授攻進士業質美而勤嘗問學於予者予知其庭訓義方之貽遺安振宗之具激勸之儆權皆類是余友姚君尚絅最能道之作銅鼎記

江南新建兵備道記

江南之兵備設也自今天子正德始兵備之有官也自弋陽謝公始先是公以監察御史來按江南當庚午辛

未之際興革舉措屹然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江南以寧既受代去天子以為明於江南之故會有江上之師用大臣議設兵備於太倉州乃自御史陟公為浙江提刑按察副使涖太倉凡水利屯田鹽法獄訟之類咸屬焉又聽以法糾察其屬文武吏之職不職者而獨以兵備名最重也公奉璽書而來知州汪君惇以兵備道為請乃即水利分司之舊址益以民間地若干畆而即工焉外建重門凡門之楹若干門内為廳事凡廳之楹若

干翼廳而南者為兩廊凡廊之楹若干綴廳而屬之後者為穿堂若干楹後為寢堂若干楹旁為兩廂又若干楹又别市民地若干為内宅其制視前而為墻門一殺去兩廊少西建樓幾楹以供眺望而穿堂又殺焉又益以屋若干楹凡庖湢涵圊之類備具繚以周垣以丈計者若干經始於七年之秋九月明年二月訖工凡六月嘉定知縣王君某以書屬深記之惟古昔憲王經理之制凡以為民也而兵則惟大惟慎大抵兵不息則治不

興而忘備於無事之日者至戒也竊觀自古頑民之弄兵未必盡包不軌其始也起於無所彈壓以遂其無所忌憚之心及其過成惡稔則一切決裂為之至用天下之力而僅克若近日之用兵皆前日撤備之所致也嗚呼孰為之哉是故先王所以有禁於將然與救於已然者其效可睹已仰惟天子除去大憝求復祖宗之經制若兹兵備之設惟善是從以保佑民宜示有永按太倉當江海之衝三吳之蔽而金陵之門户也公既至承天

子德意加以慱大練達之才經綸體用之學惟地與民為久遠規後之來者將尋公之始政而考求之則國家之幸而江南之民之福亦寧有既哉深故敢列其大者以告若工費之自出與有事茲役法當牽聮書者勒諸碑陰

大益書院記

嘉靖十有五年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惟我朝聲教

曁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盛以大益名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教輔國政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令天子中興加意文化溥海内外蔚然向風矣而是院之成適當禮樂大明之後于時四川廵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翰廵按監察御史玉洲陸公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轄蜀司與聞斯事稽諸案牒蓋自正德戊寅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實始其事即故少師萬文康公之舊寓前為講堂後

為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為五齋進為先賢之祠樹之門閥繚以垣墻於是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於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雍熊公相助以罰金五百於是書院之潤飾美矣巡撫都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知成都府劉天澤王遵益以廪舍實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鑾劉公瀓相繼買田於雙流以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有餘石

於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與佐協以廣門衢之地於是書院之觀瞻勝矣會張公鯤以副使來督學政請于巡按御史熊公爵加理葺焉甲午之歲副使顧公陽和踵至請于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鑑再新之於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郜公堯臣以為未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申之曰茲惟毋後時凡費重以三百金於是書院之圮廢者起矣于時

經濟方有事於學宫謀作鄉賢名宦二祠僉事蔡公復元適視學曰隘矣書院學等爾宜容有作憲副阮公朝東適奉璽書議合即請于張公陸公皆報可乃左為名宦右為鄉賢之祠於是書院之典章大備矣諸生復有請曰王公實創斯舉且師道傳焉萬公嘗主斯地且相業懋焉宜像王公於新堂宜俎豆萬公於右祠庶諸生來游於斯者以無負王公於生以無忘萬公於永永經濟復以白二公復報可僉同之議亦曰禮以義起此類

是也經濟乃具石請書其事以詔來世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凡有益於治道者必書是役也歴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大益于蜀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為政也諸生盡顧名以思義乎學成而出持是以佐我皇明禮樂之化益之名義於是為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麓白鹿媲美矣此王公

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也皆不可以不記其諸牽聯宜書者具之碑陰

畱鹿記

東海有邑莆田黄侯實來治之侯之治海也任德而好古使民各自為便雖三尺之童皆得以謁其所欲於前退而無不得也其取諸民而用之也自一錢以上度得已輒已之而民未之或知簿書獄訟之暇其所好尚則彈琴挽弓投壺歌詩考古文物以求先王之精義庭畜

鹿鶴聽其和平之音翫其潔白之操以養吾之高明而致之用不能委曲與上官過釣取奇譽以聳動當世之觀聽故民之宜於侯也若羣飲于河各充其量若時雨之浸物皆需足而不自知其功之及恩之為大也幾考而薦為戶部主事於南京將自海發也其民始慕焉若失而侯亦眷眷於海也顧其二鹿而嘆曰是亦嘗芻飼茲土者耶乃畱之而去陸深曰黃侯於是乎有仁政矣夫仁者之心一視皆同先難而獲是故天下者一邑之

積也萬化者一事之積也萬物者一物之積也古之君子由一事之謹以成萬化之理自一方之治以表萬方之則自一物之愛以至於物物無所不愛故易於近者非知遠者也忽於小者不可與圖大者也天下之情賤目而任耳久矣故嘗以所不見者為奇而忽於其身之所自有其居此也若將浼焉其慕彼也若將跂焉得失之機交戰而靡寧故化理之本揺而仁者之澤鮮矣以侯之才固不難於立致通顯而乃低廻劇縣殆且十年

其來也若將終焉其去也若有受焉非其篤於自信而無所慕於外者能之乎異日居裁成輔相之地無內外無將迎無畔援無歆羨以底同仁之績則斯鹿也固其徵哉士大夫雅知侯者從而歌咏之以比於時苗之留犢云按苗魏人嘗令壽春始時以一牸駕車而至久之生犢其去也以為非已來時所有之物遂留之可謂持潔者矣然其區區於子母之間猶有論量較計之私是殆有所慕而為之者耶若侯者惻隱之心隨感而發去

畱之際卒歸於無意此則顔孟之所以為學者而非苗之所知也於是作畱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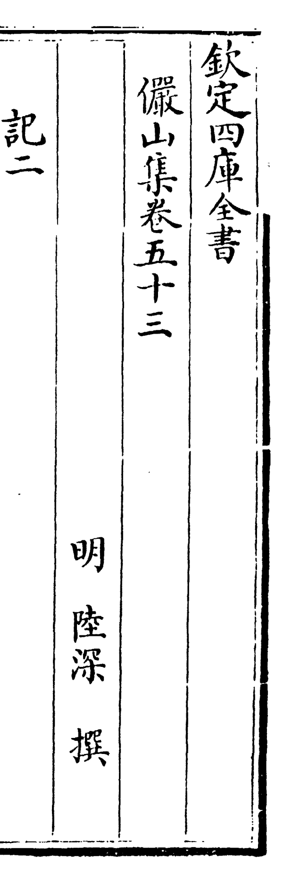
上海縣令題名記

上海縣令題名者題令上海縣者之名也石之者示不朽也創之者嗣令上海浮梁曹侯孟輝也由曹侯而上令凡四十有一人其在元者十有二縣元始也元令始於周侯汝楫也由周侯而下列其姓氏以官歷次第之使可考見復虛其左以俟後之令兹縣者題焉是役也

循名以求其實弗替乎舊而引之令侯可謂知體矣縣人陸深記之曰令於縣無所不統令猶令也所以使令一縣之人以知公上尊親之義而和以富壽安逸之福懸以刑賞禮律之文發而出之故曰令蓋言令之而必行也令於民親誨諭訓誡不越乎堂皇之間里閭向方可以徧於時日之内故令之民也便親則有感便則有功此治之基也基於縣而天下運矣基於令而六官舉矣是故令於民也身教之手澤之民之視令也公則官之

私則父母之遇則戴之去則思之歿則神明之尸祝之此縣令題名之所以不容已也或曰凡是四十一令者有善乎曰有之亦有不善者乎曰亦有之曰善不善奚取於茲石哉曰民思其善以忘其不善令監其不善以底於善此關睢麟趾之意而周官之法度也又曰我皇明之治體也侯名煜丙戌進士有惠政為縣之三年當嘉靖之十年是月某日立石

儼山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五十三

明 陸深 撰

記二

荆南精舍記

江南佳山水宜興爲最宜興佳山水荆南爲最按古陽羨在宜興令入宜興之境槩稱曰陽羨凡涉宜興之谿槩稱曰荆南水澄山秀明潤映發表之以銅棺蓄之

以震澤魚稻之佳蒲葦竹箭之利喬松茂林之隱蔽習俗之儉勤人士之朴茂敦讓水旱之災鮮少鳴吠之警曠世不驚加之舟輿室居之堅緻以為息游居起之適洞府之深恠瓌瑋泉石之幽閒供登眺臨賞之勝信絶境也今少保司徒大學士靳公別業在焉有田有廬若將為明農佚老之計者公故潤人也潤有京峴北固之塹拔帶以大江之深長金焦之出塵亦既以効靈會粹鍾為大賢碩輔舒乾坤之秘藏當台鼎之柄任霈澤寓

內為茲山川重有如公者又奚羨彼為哉公之言曰潤天下之要衝也獨形勝乎哉然潤之產常不足以養潤之人地狹故也以狹地當道衝則善無常資而俗易屢壞是故潤自吾居之可也顧吾所以遺後者至薄而詔之以彝禮也至勤其將使後之人守宗祧於此而勤衣食於彼也故始作堂命曰和義志吾私也命深記之深退而嘆曰仁哉乎公之垂範也不侈求不咈乎人情不以崇高為專恃不凝滯於物而有化其稱名舉事不煩

而推類廣勞而有穫久而不可渝秩然享之闇然而無弊夫仁者之為慮遠邇一也則公之相業從可識矣雖然觀河洛則思往聖瞻嵩華而考其降神于材賢陶漁耕稼之必有其地則山川之所賴亦豈細故也哉昔蘇文忠公軾卜居陽羨至于今談者美之而陽羨因以益顯按文忠未嘗來居志竟不遂且官止于庶僚動與咎會學止于文章功名之末猶將借以不朽而況于德業學術本之聖賢者哉況于子子孫孫克以永世者哉深

不佞姑記其大者異日儻獲從公問學其間亭館樓榭之美卉木之麗時物之變態或能賦之

綠雨樓記

陸子卜居長安爰得高樓碩柱勁梁下為三室悉牖其南高明靜虛是故夏涼而冬溫也以奉吾母吾母喜深退而亦喜登茲樓以望焉面臨廣園南風徐來城堞蜿蜒自東直趨而正陽宣武二門卓立相向若兩山然西山隱起半空彎環奔鬪吐抹雲雨變態立異廻睇崇文

若孤峯插霄平睨則緑城卉木高低隱映萬瓦鱗次如陳几案都城之異境也背負巨槐團欒扶踈壽可百歳偃覆簷際每朝暾初起則浮緑㶉樓動揺不散因摘古詩緑槐踈雨之句命之曰緑雨蓋將於此息焉樓既高爽又洞中含風於燕處不宜乃障其東偏一楹覆以承塵飾以越楮既具而純白焉純白曰素素存而天下之變具矣傳曰素位而行故命之曰素軒又障其后為小室啟一户與軒通中設木榻一桊几一古琴一銅香鼎

一左居圖右架史正覆槐處也北為兩牕槐幹肖龍每欲闖牕而入煩暑時扵是讀書納涼葢樓至此窮矣有潛之義焉故命之曰潛室又啟一户折而西通中霤榜曰書窟廣可五尺長丈有咫穴北壁以取明雜藏書三千卷斯樓之大觀云素軒之東二楹可娱賔時享牕之外有露臺可眺可坐可翫月或二三良友可觴咏有闌可箕踞而憑其下有棗當離離時可掇而啖也吾之取於兹樓備矣夫雨及時也素正行也潛毓德也窟厚蓄

也尚冀無負於兹樓焉

芳洲書屋記

今大參山東俞公正齋讀書之地在錫山之陽環水而羣芳集有勝槩焉故太師李文正公題曰芳洲書屋公既由此取甲科鄉邦之人過而式焉地日益重而名日益有聞歸自南垣嘗讀禮於是然未暇數數然也壬申之春既起掌北垣瞻望日遠其弟震承公之志益事修葺架橋於上以通往來作堂其中以揭文正之篆額既

成而景物愈出矣楊柳之蔭芙蓉之叢益以茂密林之鳥池之魚四時之花果蔬菽協候而宣和者不失造化之妙加以修葺籬而扶踈恠石樹而崒嵂有日新焉南峙則文筆之聳秀北障則龍山之逶迤枕以故堞帶以梁溪令人睠焉有忘歸之趣而況詩書之聲猶在道義之樂具存者乎庚辰之秋公至自東藩謂其友陸深曰泰寤寐兹地令將老焉子為我記夫林泉之操游息之居士大夫不可無而亦不可有者也三代而下井田封

建之法廢士失所業故資焉以仕仕因所之而功業見焉雖然得失者命也進退者分也非我之所敢與也合則殉國不可則奉身去而無所託焉然後慕戀之計重而恬淡之節虧矣斯之謂不可無者士之正學久矣故鮮完才氣質者德性之累也勤逸者治亂之分也夫惟榮名焉是蹈而便安之懷則天下之務必有所畧積畧成弊積弊成壞若魏晉之叔季雖有一丘一壑之奇能獨饗乎斯之謂不可有者有無之間君子之所必辨彼

以形勝焉者末也公與深同舉于鄉文學該洽精敏強毅有天下之才典司諫議忠正和厚意存體國有天下之志禮闈校士公鑒慎密為内簾冠退而未嘗伐焉有天下之量方將陟為卿輔舉一世而勤勞之以副天下之望若是芳洲者固公之所不可無而亦豈宜遽為已有哉異日荷公之成績朝野乂安一夫皆獲然後幅巾杖藜從公兄弟以周旋於水芳野色之間深也不敏尚將賦焉是為記

月塢記

金齒張愈光修古學而未有合於今也自蒙以癡人之號將即月塢之勝而益修焉以告于國子先生陸深曰含居大保山中築塢讀書盡山之勝有泉有澗有樹有卉有園有亭有臺榭有梵宮琳館可遊可憩可騎射獨於有月為最勝山西峙凡西之山咸拱揖可俯故於得月為最先月時泉聲澗影樹樾卉蔭園亭臺榭梵宮琳館參差隱映含輝互彩浮藍盪白若有若無顧而樂之

使人心跡俱泯世累盡失期以終老焉又曰家君督舍以進士業非古也弗敢廢命則兹山之月之境荒哉斯非癡乎又曰履靜以强志志强則學就緣癡以崇道道崇則用光含之志也深覽而異焉語之坐告之曰吾子用志良勤矣夫君子之學古也道貴弘守貴約動貴時不弘不足以周務不約不足以致道不時不足以利用吾子疑於適越而廢冠屨矣冠屨者首足之所用也越人廢冠屨非能廢首足也故科目者豪傑之所由也非

由科目而豪傑也吾子求道於六籍修辭於兩都誠古矣今天子置舘閣設論思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吾見子之合也將有日哉請與子論月可乎月之時用大矣懸象於天敵體於日代明於夜積成於歲雖然風雨之夕雖望無月晦朔之際雖月無明上弦之與下弦魄同而進退殊也晨見之於夕見形同而消長殊也春之溶溶也秋之皎皎也夏之助暑也冬之競寒也是故月之變屢矣安往而不得月哉三代時士以

選舉漢以經行魏晉以中正隋唐始以進士是故仕之變亦屢矣安往而不得士哉吾子耽月塢之山水幾于滯靜而未弘矣薄科舉之委瑣幾于騖遠而未約矣任氣質以疾疢幾于過動而違時矣愈光瞿然曰含凝庶其有瘳乎願書為記

晴原草堂記

吾友前光祿少卿賈啟之作晴原草堂既成自嶽州貽書謂上海陸深曰宜有記深方退耕三江之野陟降臯

隰以與老農老圃日相從事校量物宜占測晴雨以觀天地陰陽之變家本故農有先人之廬中田而植繩樞葦箔無文章綺麗之飾牕榻潔清取足卧起雜植梅竹桃柳以為障蔽風日暄和則策短筇選高丘遐觀遠眺有延陵季子之風三國六代之遺蹟在焉歸而燕坐焚香讀周易楚詞歌淮南小山之篇自適也每當風雨交會之期則晦冥黯黮沮洳震蕩亦復無歎閉戶而卧雖數日可也庶幾哉所謂晴原草堂者深疎慵人也不閑

世務強起從仕今方為世指目分當棄置儻蒙先人之惠力食是資未為無事辛勤勞勩之餘因以寄吾幽寂散遠之趣蓋將老焉如先生蚤負重名舉進士為御史正言直道聳動朝端視師靖邊有文武之畧還陟卿寺嚮用矣而暫理遠郡固寸陰之游太空耳而必是云云非深之所敢知也先生之言曰吾少也命名以啟按啓从攵从日有晴之義吾佩焉及長授詩至小雅之什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按高平曰原田於原焉有無逸之

訓吾愛焉且治田於雨餘乘時也顧名思義此啟之志也深卒書而歎曰啟之令之知道者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生于其中經綸繫焉故形而上者七政四時之類皆天也形而下者五嶽四瀆之類皆地也天有陰陽之殊地有險易之辨人有邪正之倫凡陽明之氣為光霽為日星其於人也為高朗為睿聖凡平易之氣為原陸為道路其於人也為博厚為坦夷若夫消長之數治忽存焉君子之所慎也故曰君子之道猶日星然不言

月者陰類也又曰周道如砥君子所履言君子之履無險也晴原之義意在於斯歟有非深之所能知也今天子舉用遺才賜環在邇啟之歸坐廟堂終經綸之業挽回清平淳厚之風以弼成雍熙泰和之治然後明農畎畝及桑榆之末晞餘光所被猶足以映後人人將指之曰此和風慶雲也此泰山喬嶽也則是草堂固當與茅茨甲宮同歌咏於詩書矣豈區區藩墻所敢望哉姑記之以俟

小康山徑記

唐風之詩曰無已太康記亦有之樂不可極極者太過之辭也蓋言樂之不可以過也予謂真樂無過凡言過者皆情欲之感也夫物交於外欲動於中而情出焉順而無制然後流連荒亡沈湎淫泆無所往而不至至於傷性命之正者衆矣若夫無為無求無思無慮無物無我無嗜無好無方無體無所恃而適然悠然而天和熙然而春育廓然而無所於累夫是之謂真樂夫是之謂

不過孔子曰回也不改其樂曾子曰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是物也何過之有予閒居東海身境俱寂既無富貴功名之想聲色貨賄之奉兹焉素薄身之所到輙有山水竹樹之勝神契物化恬焉不知老之將至也四友亭之南有隙地盈丈因聚武康之石作小山具有峯巒巖壑之趣復作磴路迂廻旁通可登以待月退坐亭上可以觀雨客曰奇哉山水宜以小武康名之予猶懼此樂之涉于外而至於過也因題曰小康山徑且以示

戒云丙戌之秋七月既望記

靜菴記

虛靜先生閒居東海之上其覺悠悠其寐休休其耳若目莫之與謀葢環堵蕭如也靜菴居士大帶垂紳危冠曳履立若山峙默若坎止齋心十旬裹糧千里而來問於虛靜先生曰先生葢有道者也辭榮就淡樂寂厭紛付功名於鴻毛等富貴如浮雲中腴外槁體惰志勤若輕世絕影而神明為之不分鄙人竊有志焉而未之有

聞也願先生詔之先生曰嘻吾子亦既已知之矣何事於勤勤耶居士避席曰夫知之非難行則惟先羊亡於多歧而魚得於忘筌終惠鄙人願先生抽其關而摘其玄先生曰善哉斯可以語大者也居吾明告子人惟動物為物之靈未能離物不免役物為物所役斯將化物物既化矣靈則微矣顛倒紛拏殊適異趨凝定專一乃與道俱雖然有因有從有覺有識有習有合而後有得夫所因者資也所從者道也所覺者境也所識者誠也

所習者行也所合者契也所得者德也而無所得也資不高者不因道不正者不從境不履者不覺誠不孚者不識行不勤者不習契不投者不合而不得也虛明之謂資簡易之謂道深艷之謂境超悟之謂誠積累之謂行融會之謂契相忘之謂得吾子博大髙朗不滯於物偉然端肅語默有常其資乃絶俗矣遨遊湖海觀察近裏不隨時化所至求縉紳賢大夫而師友之其道則端始矣家居萬山之中與世紛隅不眩於奇詭巧異之狀

守厥貞一養其端倪而境則有助矣居起游息志於沈冥神明之府不障不蔽緝熙于光昭其誠則素定矣惟日孳孳勿迫勿後功利思欲不煩有來其行則有恒矣跂而若慕退而若終若樂而趨焉若求歸而策焉不有所利不利有獲其合也妙矣吾子若也循是以往無物無我無久無暫無内無外無遠無邇其動也不忘其所謂静也其静也不知其所静也則吾子其有餘師矣雖然吾子識之哉且二氣五行大用莫過于水火日中致

煒揚而烈之以至于旁燭無疆幽隱畢露可不謂明哉而欲物物而一之難矣惟水也渟涵汪洋澄澈溶映至於鬚眉目睫之間罔不洞寫而咸肖故曰能一萬物之形者也是何也靜故也居士脫然曰其不敏願終身誦之乃拜下請書為記居士黄姓名緬字惟中徽産也予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靜故能中云

儼山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五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五十四

明 陸深 撰

記三

柱石塢記

儼山西偏澄懷閣之下小滄浪之上復以暇日周施闌檻用備臨觀徙倚之適有川石者三高可丈許並類削成有奇觀焉因錯樹之為三峯中峯蒼潤如玉彈窩圓

瑩豊上而鋭下藉以盆石有端人正士之象却而望之擎空干雲邈焉寡羣豈八柱之遺非耶題曰錦柱傍甃兩臺其左曰龍鱗石蒼碧相暈比次成文儼然鱗甲之狀森聳而欲化也其右石首嬍嫙而婀娜拱揖有掀舞之意名曰舞花虬合而命之曰柱石塢曲徑其下以通往來每當朝日始升夕陽初下曳杖徘徊聊以寄吾孤岸之氣時時賦王右丞五言短篇或歌陶彭澤歸來詞一兩解俯檻觀游魚為之一笑意甚樂也客有過者相

攜而共樂焉疑之者進曰古之君子閒居而寡求今之君子退藏而喜事是塢也奚取焉巘山人復為之一笑徐應之曰夫生有定理物有定分各還其分以歸之理古之道也茲數石者遺棄荒林野草之間蛇虺之所蟠牛羊之所礪樵夫牧豎之所踐踏石固無悔也而理有不當然者一旦起而拂拭之立者為峯臥者為岫嵌者突者為巖竇圓者中規曲者中矩抗者若介俯者若委參而列之者若同志孤者無黨正者不倚各還於理斯

固其分也而石又何加損哉乃若君子之取諸物也近而遠粗而精一以貫之獨非古也乎且予之理是也役數夫之力假旦夕之工高卑以陳動静以位清濁以判治忽以區夷險以奠不曰儉操而博取乎吾子殆求之形跡之際末矣容起曰槩于理遂書為記

玉山書院記

古以書院聞者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並謂之四書院今白鹿在大江西最顯而廣信亦以鵞湖聞是二者皆以

吾朱子為之重也玉山在淦淦志稱玉笥山廣信南壤相接也未聞所謂書院者今有之則自謝氏父子始謝於淦右族也與善封君謝氏之良者也既得地于玉笥麓極形勝之美其子今京衛參軍貴謀曰佳哉即與吾一家有之乎其將與衆共之也與善君曰良是於是書院建矣相與鳩工遴材卜日集事正方表位以大厥規中為堂曰會講後曰與善傍列兩齋左曰精義右曰麗澤出精義左上為樓以度經史曰寶墨為庖湢所具器

什線以周垣東置良疇為廪入曰閲稼西為射圃有亭曰游藝弦誦以時養習有地合鄉之人與族之子弟於是學焉前啓脩逕曰雲徑值逕作亭曰禮賓右有清池池上曰洗玉亭左為方塘塘上之亭曰天光雲影其後為綽楔曰緑陰深處下有尋樂窩右偏之池為觀蓮復亭其上曰理窟名義惟良築鑿有煥而皆為書院設也既成取山名名之曰玉山書院邦之人士相與登與善堂落焉仰而歎曰與善之義大矣謝君之志也盍以謂

君遂共稱之曰與善而不名云既有年矣正德二載參軍始以狀來請記余惟今之書院與古鄉學之意同今之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抑亦有同乎否也夫學至朱子大備矣自本以趨末明體而適用此朱子之所謂學也况江之西又朱子杖屨所及之地玉山之學者儻有聞而興起焉斯地也安知不與白鹿鵞湖並聞乎又安知不與四書院者相無窮乎此則謝氏之功也不可以不記是役也吾惟列其大者若夫工役豐浩謝氏之所優

為者宜不書與善名乾錫以子封其行義類書院之為者貴字敏德向用蓋未艾云

可齋記

鄭顯於歙蓋自前代已然矣有字子美曰師山先生者故忠義士也其後嗣之良者廉字宜簡令行義人也宜簡遊四方將大觀焉以承其家再至京師請于余曰鄙人不佞思立於寡過之地顧未有聞焉爾雖然名以命我字亦脯我惟廉惟簡以是號於人久矣一言而終身

行之取諸近者惟先生詔之余曰諾是可與語者别號之曰可齋宜簡有間曰鄙人不文敢不惟先生之教竊願有謁焉天地之化一陰一陽人理之趨一邪一正衷心之制一是一非名行之立一善一惡其歸殊也茲欲靡然惟可之從殆未知何途之適也惟先生盡之余曰然是可與語可者告之曰至善者天之命也至不齊者造化之迹也不可不主一者人之心也是故有可者有不可者有可不可之間者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夫是之

謂可故世無兩可之説操兩可者皆不可也可以為善必不可以為惡可以為君子必不可以為小人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至臨大節則不可奪是可不可之辨也且辨乎此而後名立而後行成而後過寡矣天下之勢無而之有簡而之繁也其於人也多蓄必厚亡善動必屢悔廉則寡取寡取則無厚亡簡則有制有制則無妄動可之道也善之積也君子之歸也雖然於陵仲子非不能寡取也而辟兄離母則不

可子桑伯子非不能慎動也而廢棄冠裳則不可宜簡歸而求之二者之間去其不可以適於可夫是之謂可宜簡再拜曰鄙人不敏築室於黃山之麓書諸壁間以為記

黃山樓記

黃山雄峙實當新安之境多偉麗卓絶之觀森然矗然而峯者至三十六若王公大人耆年尊宿頡頏於霄漢風埃之上使人起敬起仰於數百里之下大抵融結厚

而氣勢盛猶之於人也涵養深而道德著矣故曰泰山之於丘垤類也鄉先生黄公質夫致藩參而歸築樓其麓當之凡黄山偉麗卓絶之觀霄漢之韻賞數百里之仰望皆不越几席而盡之榜曰黄山樓最勝也先生日登斯樓顧而樂之節宣四時寒燠之宜乘早暮氣候之變有會於中即命酒獨酌身被野服手執如意擊欄楯為節歌之歌曰山中兮白雲英英兮欲雨羌攬結兮不能時來宿兮簷下叶又歌曰山中兮有芝聊采之兮以

療予飢望西山兮崔嵬思佳人兮不可期又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桐有烏集兮文厥躬夕陽兮高逝嗟矰繳兮徒工歌闋聲出林木若鸞鶴之噦層雲時人莫測也新安人士云爾君子聞之曰博哉先生之有取於黄山也夫物以象德德以類求斯逝川所以興嗟仁者然後能樂也且夫山類能出雲雨豐財殖以利物物利矣山無與焉先生以名進士為良有司入柄郎署出參大藩餘三十年矣計其利物之功何限也殆無蹈止足之戒乃

頹然自放於斯樓之中與煙霞泉石侶先生又何與焉記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言舜禹之能不與也夫能不與則其德備矣乃作登樓歌三闋若以和先生之辭者俾新安人士持歸為先生壽且以為樓記歌曰登樓兮蒼莽萬里兮在下送予目兮扶桑會懸車兮駟馬粲金碧兮有煌俯茲山兮既長酌沆瀣兮欲咽極予心兮羲皇樓中何有兮有圖有書招仙人兮與居齊萬物兮一瞬何非是兮乘除

玉泉記

歙之潛川玉泉在焉潛川之汪歙著姓也而舊一樂翁者汪之彥也翁故有行誼嘗思以利澤其一鄉人歙據江南上游黃山其鎮也潛川依山厥維高亢齒聚繁衍每秋夏之交民實病汲翁所居之左泉發地中涓涓不絶翁顧而樂焉曰兹鄉之利澤庶其在是乃疏導之匯而為泉往來井井厥有利哉歲既久漸就堙圮翁之澤幾微矣翁之孫維翰鍾情其地喟然歎曰兹惟一鄉之

利哉茲惟我祖之志哉夫利有弗廣非仁也志有弗承非孝也汪之宗又安用維翰為惟仁惟孝實維翰之責也於是募工伐石深鑿而堅甃之視昔有加而泉遂澄泓淵瀫厥維永永潛川其利哉泉色潔白味清洌甚淙淙然有聲若鳴珮環甚可樂也維翰遂以玉泉聞人稱之曰玉泉子間來請記余告之曰玉天下至白也泉天下之至清也記曰君子比德於玉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復以比德焉汪君其尚有取於是哉雖然玉

天下之至貴也泉天下之至多也人之情得無惑於難得而忽於近且易哉然玉之用虛而泉之用實以其至貴麗於至多合而一之則天下之利澤其有窮哉何特一鄉井而已此汪君之志也惟仁人惟孝子汪君其尚勗哉乃斂衽起謝曰玉泉之義大矣維翰不敏敢敬承君子之教請書為記維翰字宗臣倜儻好禮越國之後蓋故家文獻云

蒲山書屋記

蒲山書屋者歙士鄭子晦之所建也建以教其子若弟子若弟奉教以承鄭之先是子晦之志也既成其族之彦子西記之子晦復走東海乞余記余嘉其志為之記曰先王設教俾人復性焉爾矣故有小學有大學有庠有序有校有辟雍有頖宫皆為教也故自言語動息飲食男女衣服冠冕禮樂射御書數皆教事也故由暗室屋漏朝廷宗廟山川華夏霜雪雨露窮通險易皆教之地也是故有一代之教有一國之教有一鄉之教有一

身之教其義一也自古官教外别有書院之制若白鹿岳麓之類所謂四大書院以義起者也今制自兩京國子監之外府衛州縣皆有學而書院之設尤多若兹書屋者又書院之義起歟雖廣狹不同其為教一也凖之於古蓋在黨塾之間其教於一家者乎夫一家者天下之積也士修於家以效於天下故曰教也者效也然則一家之有賢父兄與天下之有賢師帥其道一也子晦其人傑也哉是可以知矣子晦名炳師山先生之後少從

其父嘉興府君宦遊博洽清修有志於復性之學自以為不獲效用於世而欲振其學於後之人其於是書屋也甚力鄭之子若弟羣而聚焉學而思焉當山川之形勝據棟宇之輪奐資經籍之儲偫遠有賢祖先近有賢父兄盍亦知所自奮哉夫性不遠而復者也孟子曰學問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如以文詞焉爾矣如以功利焉爾矣如以榮華焉爾矣豈子晦之志哉蒲山在今歙之雙橋之北師山遺跡在焉書屋之役子晦優為之

玆不記

南泉記

南泉古靈江也在今台之臨海越西南諸山起為天台赤城之勝含蓄靈秀東盡於海故曰臨海之域有二水焉溪清而江濁其在城南流者曰靈江或曰澄江云上接三江下引海門晚潮初上若拖白練於紫翠之間諸峯環列俯視之歷歷可數也王先生敬忱家于其上顧而樂焉遂自號曰南泉子南泉子少有大志不屑屑事

家人生產又不喜為舉子業孫岸樸靜淡如也年六十不識官府人稱之曰南泉翁云翁平生與人交不為欵曲罩籠之態遇有過必面折之人有隂事獨不肯談有談人隂事者必趨而避之人故以是德之稱長者云冐次吏曠若澄陂渟淵涇渭甚辨尤不喜人纎濁之跡每聞官府貪墨輒拍几大嘯怒隱隱不能休獨之泉上睨而歎曰何以異於是清者水之本也濁者水之蔽也已乃掬而揚之曰何以異於是定者清之路也雜者濁之

門也既而仰天祝曰有不返於本而祛之蔽者非夫也暇日或從諸父汎舟泉上徜徉容與出沒於鷗波蜃樓之間以滌塵坌而游高明甚適也興酣耳熱則又從而歌之歌曰泉之清兮俟正命兮泉之濁兮德斯病兮由是聲出金石振盪於兩涯風波為湧人望之以為神仙云莫測也嘉靖甲申歲翁就養于松初翁別族於范氏凡數世矣始復王姓是為車溪之王王范俱宋宰執裔至今為台名家云翁有子度字律生舉進士在第二甲

格當有官於京朝以獨子請便祿遂得教授松郡教授君恭行孝敬敦本復古之訓諸生化焉相率候翁起居於歲時更相謂曰先生之教我至矣固翁之道也其何可忘乃撮其事以告深閱台椽山海之瓌瑋志稱人神壯麗意者必有異人出於其間今世台士大夫尤以氣節廉介聞天下至有委身贊國忠烈貫世者顧其涵濡觀孚之久又不有超出而獨語者乎其南泉翁之謂與夫名山大川為國鎮藪非徒以其崢嶸浩渺之觀已也

蓋曰輔陽相陰產材育物與道為體功在萬世其降為偉人鉅公經綸天地之宜修明禮樂之道與國咸休功在本朝有若人焉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其南泉翁之謂與諸生張其性輩合數百人請書為南泉記因以為翁壽

栢崖記

義水之上嶄然秀而蔚然深者栢崖也尚書民部郎中陳君德階少日讀書其下既以科第起矣而仍之曰栢

崖者志也君子之志其取諸物也博而其功業之至也嘗與其物類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著其志也志有定而功業從之矣故曰君子不凝滯於物今夫栢之為物木也其材良栢於崖焉其託固而其成大其色茂以悅其凋後其用可以任重而傳之遠德階之先以道德文章顯者數世矣家學淵源固已若樹崖之栢根深而地絶也養之深厚則蔥蒨滃鬱之色即之而藹望之而竦容也抱懷利器閟厥聲采若方春之栢退然而不

與羣卉競榮也筮仕之始獨任遠縣若落落澗谷而無
悔也東莞之治也適權雄變法之際確然之守則又早
霜先霰之集而不挫也比奉璽書出督江南上下允賴
固栢之舟車乎越川度嶺濟世險艱也異日棟大廈柱
廟堂奠安鞏固垂之百世而不朽君子將指栢崖而槩
之曰德階之志有素定也若夫崖之邃幽孤峭足以游
高明而出塵坌景物之態四時不同而早莫變也才容
墨卿或能賦之而深特記其志之有取也若是

儼山集卷五十四